

亚运会开幕式对广州居民文化认同的影响研究 ——基于仪式理论的分析

罗秋菊^{1,2}, 林 潼^{1,2}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2.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既是体育事件的仪式部分, 也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事件。基于事件与仪式理论视角, 阐述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呈现及文化象征符号意义, 透过举办地本地居民对具有本地文化表征事件的态度, 分析亚运会开幕式事件与举办地文化的关系, 探讨在事件背景下文化认同的呈现及可能的变化趋势。透过对作为阈限的事件、事件的文化表演、事件的文化时代连结、事件对地方意识的激发等关系的阐释, 呈现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认同。研究发现: ①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唤起的情绪是文化本体认同的体现, 事件亦提供认识文化体系中文化符号及其意义的一个途径, 同时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推进了文化的整合; ②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影响文化认同的过程需要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 只有将暂时的情绪转化成人们对于文化的主动性思考、认知与认同, 事件的刺激作用才能得以延续并最终作用于文化认同。此外, 事件对文化认同的影响需要在时间延伸上进行讨论和完善, 事件后文化的发展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关键词: 体育事件; 广州亚运会; 开幕式; 文化认同; 仪式理论

中图分类号: K9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14)05-0587-07

举办地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既是事件的吸引物, 亦通过事件作用于文化本身, 呈现为“文化自身的一个变革”^[1], 也是一个确认文化身份的文化认同过程, 事件成为一种重塑认同的途径, 被大量的创造或复原^[2,3]。事件实践发展快速, 事件的影响研究亦不断深化^[4]。现有研究更偏重于经济影响研究, 然而2000年之后, 研究开始出现主题和方法的转向, 事件与认同的关系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5], 但绝大多数的研究是阐述传统节庆对认同的影响。关于节庆与认同的关系研究, 不同的学科关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人类学对于节庆与认同的研究更多地讨论节庆对民族、原住民的群体认同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6], 强调对共同文化的认同, 特别是将节庆运用于“散居民族”或“边缘民族”身份界定当中, 并演变成具有复杂“差异政治”及其权力关系的文化内涵。社会学视角下, 节庆与认同的关系主要从2条线展开。一是将节

庆看作社会价值和结构的反映, 讨论节庆如何促进社会整合和群体身份建构; 二是从节庆影响的角度考虑, 解释节庆举办对个人认同、社会认同以及地方认同的影响。节庆促使人们与地方相连, 并赋予地方特殊含义, 与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相互作用, 不断地进行意义生产^[2,6-10]。地理学视角下, 事件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强调了社区的地理边界, 即居民与居住地的关联。为了巩固举办地居民的支持, 很多事件的举办依托举办地文化, 成为举办地特有文化的展示舞台^[11]。一方面, 事件可被视为唤醒居住地居民的归属感与集体记忆, 增强居民的自豪感^[12-15], 重构或强化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机会^[16], 而居民在期待和狂热的情绪作用下, 认同得到巩固^[12]; 另一方面, 事件中的主客互动, 使居民和游客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17,18], 而得到游客和局外人的关注, 亦使得举办地居民更好的反观自身文化, 进而在这种互动中建构、巩固对于本

收稿日期: 2012-10-24; 修订日期: 2013-03-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0971071)、广东省哲社基金项目(08E-11)资助。

作者简介: 罗秋菊(1968-), 女, 江西新余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会展产业、大型事件、会展旅游研究。E-mail: bettyluoquju@126.

文化的认同^[19],强化地区价值观和传统^[17,20,21],巩固文化认同并实现文化包容/排斥^[22]。而中国人文地理研究者尤其关注地方对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影响^[23-28],其中代表性的学者是朱竑。

综上,一则2000年后,事件的认同研究已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和领域。二则现有研究主要以社区节庆和民族传统节庆为切入点,对其他类型的事件在该领域的研究关注较少。事实上,体育是一种集体仪式,参与体育事件的游客与宗教朝圣者具有相同的性质^[29]。因此,除了对经济影响的关注,需要更多关注体育事件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从而更全面地发挥体育事件的积极影响。三则,从人文地理视角而言,既有研究特别关注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及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事件的认同影响还不多,需要更多的案例支撑和理论研究。

大型体育事件的开幕式表演既是体育事件的仪式部分,也是一个集中展示文化符号、独立的文化事件,具备“非日常性、程式性以及符号性”^[30]这些仪式特征。广州作为举办地和岭南文化中心,研究第16届亚运会对广州文化认同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仪式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大型体育事件开幕式这个被特殊时间与空间维度勾画出的文化事件。本文运用仪式理论,阐释亚运会开幕式作用于文化认同的表现及其方式。

1 研究设计

1.1 仪式理论分析框架

1.1.1 仪式过程

从时间与空间关系角度,文化事件可以理解为有限时间与特定空间边界中的存在。事件利用、创造并改变社会空间,赋予普通空间特殊含义,使其功能发生转变,这种空间的重组与功能的反转,可以视作阈限^[31-33]。在时间维度,事件的举办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打断,时间因为事件的举办而变得特殊与独立,是一种“超越时间的时间”^[34,35]。这种时空的特殊性,亦使得事件能够成为人们感受、认识所在世界的有效途径^[35]。亚运会开幕式中的表演、仪式等部分共同构筑了一个特殊的时空框架,并在其中衍生出更为深刻的意涵,本文从仪式空间的角度,解读亚运会开幕式作用于人们情感体验和文化认知的过程。

1.1.2 仪式象征

仪式的原理是象征性的,仪式中的象征符号

具有组合和重组的类似语言的能力,仪式是符号的聚合体^[33],象征符号不仅是意义载体,而且直接参与或促成社会行动。仪式的研究强调符号的特点,将文化活动看作是“符号形式的建构、理解与利用”,认为文化“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和传承的概念体系”,强调了对文化的阐释和追求^[36]。仪式的符号是仪式能够进行进一步解读的基础,仪式活动通过符号表现意义和体现意义^[33]。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是文化符号的集中展示,是一个用感性手段作为意义符号的象征体系^[33],并在事件中赋予文化符号不同的意涵,参与者与观众则在这一特殊的时空中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本文依据仪式的象征理论,基于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象征符号的意义传达与地方群体对作为本地文化表征的亚运会开幕式的解读,分析其对文化要素认知的影响,解读事件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

1.2 研究方法

(1) 参与式观察。参与观察的对象主要是事件主办方及亚运会开幕式的运作。作者以亚运会开闭幕式志愿者的身份获得了提前进入开幕式场地,观察开幕式筹备过程以及现场经历亚运会开幕式的机会,在这期间能够观察到从开幕式之前到开幕式结束的从节目到人事的运作过程,收集了关于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一手资料。

(2) 访谈法。访谈法是本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访谈对象为广州本地居民,主要通过走访居民小区进行直接访谈,同时辅之以使用QQ等聊天工具进行的间接访谈获取信息,对访谈对象进行从无结构到半结构型的深度访谈。

1.3 样本采集及结构

调研访谈时间为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作者全程参与亚运会开幕式过程,前后参与观察1个月,包括几次彩排,观察样本达几百人,主要观察组委会的安排与组织,演出人员的行为、言谈和情绪,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反馈以及现场观众的反应。

此外,还进行了访谈调研,分为面对面访谈和网络访谈。访谈主要采取从无结构访谈到半结构型访谈的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以亚运会开幕式为引入,鼓励受访者随意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其后围绕开幕式节目,对亚运会开幕式的岭南文化、广州文化感知进行半结构性访谈,其中辅之以亚运相关热点问题,让受访者更为轻松、自然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描述自己的想法。为了更加客观,访谈对象以年龄、性别和职业为选择维度,关注了不同的群体,如老年、中年和青年,以及不同的职业和身份。本文网络访谈33人,面谈样本28人。其中面对面访谈时间在1~2.5 h之间。女性受访者占71.4%,男性受访者28.6%。受访者年龄介于22~80岁,22~29岁的占比39%,30~40岁的占比28.6%,50~60岁的占11%,60岁以上的21.4%。职业和身份多元,退休人员占比28.4%,个体从业者占比17.6%,国企员工占比14%,学生占比14%,私企员工占比11%,家庭主妇占比7%,外企员工和教师各占比4%。受访者的区域涵盖越秀、荔湾、天河、海珠等4个区划。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次访谈的对象为广州本地人,不含暂住人员和新移民人员。一是因为此次亚运会在广州举办,开幕式集中呈现的是岭南文化,特别是广府文化,本地居民的感知度更强烈;二是因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会保留它自己本身的个性特征和文化背景,集体仅仅是一个暂时的集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化整体”,有些“移民”来广州可能已经很多年,但其文化身份并没有融入到广州之中,这种情况可能会使访谈结果和发现产生偏差。总体而言,本次的访谈样本结构多元,属于深度访谈,还是达到比较饱和的样本量。

2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与文化认同关系解析

在亚运会开幕式文化展现的背后,其实包含多重的关系。文化在事件中被阐释,被表演,人们经由事件经历一种“表态”,对开幕式文化符号进行不同的解读,并在开幕式之外,对个人与地方、个人与地方文化之间关系的思考。

2.1 作为阈限事件

特纳把人类社会关系分为日常状态和仪式状态,认为仪式过程是介于日常社会结构间的“阈限”时期,是一种“反结构”的状态^[34]。亚运会开幕式是一种公开性的阈限,作为亚运会的仪式组成,它标志着亚运会的开始,也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打断。开幕式是一个重新营造的仪式语境,引导人们对“广州在场”的关注,人们通过现场参与或通过媒介仪式空间体验与解读事件。

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从策划到举办都被广泛宣传,特别强调开幕式“岭南”及“广州”主题,旨在告

知人们对开幕式及其内容呈现的期待,营造一种节日的感觉,酝酿一种东道主的情绪。开幕式不仅是一场表演,对于广州居民而言更是一件“城中大事”,观看与参与不仅是作为工作之余的休闲行为,更包含作为东道主的主位情绪。广州亚运会开幕式采取开放式彩排的方式,提供了更多“现场观众”在场感的体验机会,激发了人们更多的期待与积极情绪,且这种体验通过内化为自身的记忆,能够将这种自豪、兴奋的情感保留更久。大众传媒的发展,使得事件的仪式空间得以延伸。亚运会开幕式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跳出了海心沙,将仪式空间延伸到“远地点”^[37],让更多人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参与”并体验广州亚运开幕式。此时的开幕式以一种收视状态为表征,表现出对广州盛事的共同关注以及积极的节日情绪,而这种“自豪”与“荣誉感”不仅产生于开幕式营造的仪式空间,而是更深层次地使得人们对广州的认同。人们通过亚运会与奥运会开幕式的对比,来传达他们对广州、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情绪。认同了才有价值,有归属才有情绪,即使事件的举办造成了日常生活的不便,但这也撼动不了意识中对于广州的认同。

事件策划者通过现场仪式情境塑造以及经由媒介塑造的“专断性与干扰性”的“远地点”仪式情境,营造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类阈限空间和备受期待且充满热烈气氛的事件感;同时,开幕式对广州实力的综合呈现,传达强盛、领先的广州城市形象,广州的强盛本身即是对本土居民认同的一种强化,激发广州市民作为城市的一份子,见证广州发展重要一刻的自豪情绪和归属感,而这正是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事件中表现的自豪情绪,源于人们对广州文化本体的认同,这种情感上的累积,也有利于加强人们对于地方文化整体的认同,即使这种认同是朴素的、概念性的,但有可能在它的层次上影响人们对于本土文化其它要素的认同。

2.2 事件的文化表演

文化符号是具有本地文化象征意义的概念体系,连带着文化体系中的各种要素,包含着一个地域的发展轨迹,浓缩了一个群体共同的过去,隐含着集体的记忆,在文化的传承、发展与认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策划者有意识地对岭南文化、广州文化的文化符号进行挑选、组

合、包装与再现,在事件的时空框架中集中呈现童谣、城徽、传统仪式、鼓文化等文化元素并赋予其意义,而广州社会生活也浓缩进文化符号中进行动态展示。对于广州人来说,是一种对文化记忆中某种场景的再现,是通过表演与文化符号对集体意识的表达,在事件的参与中解读各种文化符号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文化符号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如开幕式中再现的出海仪式与岭南鼓文化,而事件使得一些文化符号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并将文化传统与符号的价值重新灌输到现在的社会生活之中。访谈发现,开幕式的文化表演或多或少地引起了受访者对开幕式中展示的文化符号连带的过去回忆与怀旧情绪,如由《落雨大》想起过去老广州的生活场景,由出海仪式想到上山下乡、参与农忙的经历;又或者对于广州文化的历史记忆,一如广州的传统建筑骑楼,广州民乐等等。特别是老年群体,总会很自然地想起以前的生活,他们经历了、见证了、积累了,文化的印记刻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成为他们认同的一部分。

此外,事件自身也内化为一种文化经验融入集体记忆,实现事件体验从事件阈限状态到日常生活的渗透。人们基于共同的文化记忆建立起心理情感的联系,广州亚运会本身也会成为文化的新内容,成为一个新的符号,能够被重新讲述。而当提起广州亚运会、亚运会开幕式等,人们想起的不仅是事件本身,也会想起当时的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以及有其他一些人与自己共享着当时的事件记忆。

2.3 文化的时代连结

亚运会开幕式作为过去与现在的连结,文化传统、符号与历史通过事件被展示与再讲述。一方面通过传统文化的展示传达文化兼容并包的精神,同时在对文化的舞台化表演中,对文化符号进行包装、再创造,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的元素。这种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结合,体现的不仅是传统文化在愈加开放的社会环境寻求发展的诉求,也包含一定的政治与经济诉求,借重新包装的文化呈现实力雄厚、蓬勃发展的城市形象。

事件的时代连结亦表现在将传统文化经过事件的讲述传递给本地的年轻群体。对于广州本土文化的现状,不少受访长者感叹当下环境中传统文化气息已日渐稀薄,年轻人对本土文化传统认

知缺乏,亦缺乏了解的主动性。调研也发现,除了语言,年轻一代对本土传统文化要素的感知很浅,与老一辈人相比,对于文化的感受缺乏记忆的共鸣。两个不同年龄层的不同感受与不同文化解读角度呈现出文化认同的年龄差异,及传统文化在现代、愈加开放的环境中的认同困境。在此背景下,事件充当了传统文化复兴、文化认知和认同建构的有效平台,文化借由事件传递给它的“观众”,通过展示与强调,让传统文化回归到年轻群体的生活之中。亚运会开幕式将融入现代元素的传统文化符号进行组合,并通过舞台表演对文化进行立体再现,强调了某些淡出人们视线传统文化的文化象征地位,在传统与现代的连结中为传统文化符号注入新的活力,引导人们对文化符号重新了解与释义。通过文化的代际传承与借由事件与媒介的对外传播,实现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促进文化的发展。事件通过对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的连结,影响文化的不同层面,而事件带来的文化变化,会通过人们的选择,最终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

2.4 地方文化意识的激发

调研发现,地方音乐与语言成为最具共鸣的地方文化符号。亚运会开幕式中一曲粤语演唱的广州童谣《落雨大》是广州市民感知度和认同度最高的文化元素,每一位受访者谈及开幕式粤语的使用都有很高的认同感以及强烈的情绪,认为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有粤语元素是一件“理所当然”、“必须要这么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因为粤语每天都在讲”,“广州人当然要说广州话”。在开幕式前,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情形及不同主体间力量的抗争已经体现在“语言”这一文化符号上。2010年7月,广州市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增加普通话节目,以方便广州亚运会期间国内外宾客的收视习惯,这一建议却引起“粤普存废”之争及“保粤运动”的开展。使用粤语是广州人对广州文化认同的一种体现,当粤语在开幕式中被展示时,自豪感与喜悦情绪随之产生;而当粤语被置于地域与非地域矛盾之间时,维护自我文化的保护欲被激发。受访者对于广州亚运会中粤语的展示十分认同,认为是让其他地区的人们了解广州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作为一名广州人的骄傲。语言作为同一群体内平日沟通工具,其确认文化身份的功能没有被放大,而当它通过大型事件被展示、被议

论的时候,同时亦激发了人们对于自身语言角色、文化身份的新一轮思考。

文化往往与一定的地域相连,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本文化已不单纯地源于地方。在愈加开放的当代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事件则是加快了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使得地域与非地域的关系更加突出。人们对于文化的思考体现在事件中对“广州”二字解读,不仅是一个举办地,更是一种文化归属与意识。此中,地域与非地域矛盾表现为一种文化的区分,也是作为文化核心的精神、思想的区分。认同的发生存在于“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因此,事件使文化认同问题突显出来。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阐述了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呈现及文化象征符号意义,透过举办地本地居民对具有本地文化表征事件的态度,分析亚运会开幕式事件与举办地文化的关系,讨论文化认同在事件背景下的呈现及可能的变化趋势。通过对作为阈限的事件、事件的文化表演、事件的文化时代连结、事件对地方意识的激发等关系的阐释,呈现以亚运会开幕式为代表的事件背景下的文化认同。

文中讨论了广州亚运会开幕式解读包含的4个方面,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反映事件对文化的呈现及作用。首先,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唤起文化群体暂时性的自豪情绪,这种情绪基于最高层次的对文化本体的认同。其次,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促使人们对文化要素的被动认知,而事件本身也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可能发展成为文化的新内容。第三,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连结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活力,这种文化的变化,经过长期的选择,会反映到认同中去。最后,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加快本文化与异文化的碰撞,在不同文化互动中显现地方文化意识。

以亚运会开幕式为代表的文化事件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体现在不同的认同层次与维度上,包含在短期与长期的关系中。在文化认同的最高层次,即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文化本体认同层次上,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唤起的情绪特征是文化本体认同的体现;而作为一次性偶发事件,其情绪的唤起是暂时的,文化认同实则是一个长

期性的过程。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是人们认知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的一种途径,但只有当人们将事件一次性的“提醒”转化为对于文化长期的、主动地认知,才能形成个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对异文化的认同层次上,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推动文化的整合,在认同自身文化的基础上,从异文化中获得自身发展的新动力。

认同是人的认同,体育事件对文化认同的影响需要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事件扮演着催化剂和外在刺激物的角色。在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中,人们扮演着不同的参与角色,拥有不同的参与类型,表现出不同的参与强度,无论是卷入或者旁观,支持或质疑。体育事件作为文化的公开展示,本身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中性意义的引子,激发人们思考、认知的主动性,启动一个不断自我释义、自我建构的过程。而当人们讨论事件的文化遗产利用问题的时候,讨论传统老建筑的命运或是讲述自己认为的那些文化符号更能代表这座城市的时候,其实都反映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一系列过程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参与之中。

此外还必须注意到,文化是一个变化的概念,文化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事件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兴奋点。若从事件角度出发,本文讨论的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是一次性的偶发事件,它引发的情绪、对举办地的文化影响作用的时效可能是有限的,本文对亚运会开幕式的文化认同解读更多是从一种呈现现象的角度去分析,对于文化认同的变化也只是一种可能的趋势,其变化结果并无法在这样一个短暂的事件中呈现和探讨。一次性偶发事件不同于节庆能通过重复举办来不断地强化某一文化内涵或某一种意志,对事件的累积性效果还需要在以后进行更多的讨论。同时,这也对举办地事件过后的行动提出了要求,如何保护体育事件遗留下来的有形或无形的文化遗产并发挥其作用,一如开幕式场馆后续利用以及在事件过后的日常状态下,本地文化将被如何对待,或者应该对人们的行为有何种期望,都是需要举办地不同群体进行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问题,事件只是一个思考的开始。

参考文献:

- [1] 约翰·格林伍德.文化能用金钱来衡量吗?——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旅游作为文化商品化的问题[C]//瓦伦·L·史密斯.东道

- 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 云南: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201.
- [2] De Bres K, Davis J. Celebrating group and plac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f a new regional festiv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1, **3**(3): 326-337.
- [3] Quinn B. Shaping tourism places: agency and interconnection in festival settings[C]//M Cronin. *Irish tourism: image, culture and identity*. Clevedon: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3: 61-80.
- [4] Small K, Edwards D, Sheridan L. A flexible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the social-culture impacts of a (small) festiv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vent Management Research*, 2005, **1**(1): 66-77.
- [5] Getz D. Event studies: discourse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Event Management*, 2012, **16**(2): 171-187.
- [6] Urry J.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7] Elias-Varotsis S. Festivals and events—(Re) interpreting cultural identity[J]. *Tourism Review*, 2006, **61**(2): 24-29.
- [8] Quinn B. Symbols, practices and myth-making: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the Wexford Festival Opera[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3, **5**(3): 329-349.
- [9] Derrett R. Making sense of how festivals demonstrate a community's sense of place[J]. *Event Management*, 2003, (8): 49-58.
- [10] Derrett R. Festivals, events and the destination[C]//Yeoman I. *Festival and events management*. Oxford: Butterworth-Heinemann, 2004: 32-64.
- [11] Mikkonen J, K Pasanen.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impacts of two leading cultural festivals of Savonlinna[DB/OL]. http://www.eventsandfestivalsresearch.com/files/proceedings/Mikkonen_Pasanen_FINAL.pdf. 2010.
- [12] Waitt G. Social impacts of the Sydney Olympic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3, **30**(1): 194-215.
- [13] 约翰·艾伦, 鲍丁·奥图尔, 威廉·欧图, 等. 大型活动项目管理[M]. 王增东, 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2: 25-43.
- [14] Ritchie J R B, M Lyons. Olympus VI: a post-event assessment of resident reactions to the XV Olympic Winter Game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90, **28**(3): 14-23.
- [15] Ntloko N J, K Swart. Sport tourism event impacts on the host community: a case study of Red Bull Big Wav Africa[J]. *South African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Spor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2008, **30**(2): 79-93.
- [16] Sabanpan-Yu H. Cebuano food festivals: A matter of taste[J]. *Philippine Quarterl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2007, **35**(4): 384-392.
- [17] Hall C M. The 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hallmark tourist events [J]. *Geo Journal*, 1989, **19**(3): 263-268.
- [18] 戚学民, 仇 军. 论北京奥运会对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J]. *体育科学*, 2008, **28**(6): 3-15.
- [19] Mathews-Salazar P. Becoming all India: gauchos, pachamama queens and tourists in the remaking of an Andean festival[C]//Picard Festival, tourism and social change. UK: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6: 71-83.
- [20] Ritchie J R B.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hallmark events: conceptual and research issues [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4, **22**(1): 2-11.
- [21] Clements C, Schultz J, Lime D. Recreation, tourism and the local residents: partnership or co-existence?[J]. *Journal of Park and Recreation Administration*, 1993, **11**: 78-91.
- [22] Roche M. Mega-events and modernity: 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 [M]. London: Routledge, 2000: 276.
- [23] 朱 屹, 钱俊希, 陈晓亮. 地方与认同: 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J]. *人文地理*, 2010, **25**(6): 1-6.
- [24] 杜芳娟, 朱 屹. 贵州仡佬族精英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其建构[J]. *地理研究*, 2010, **29**(11): 2089-2098.
- [25] 钱丽芸, 朱 屹. 地方性与传承: 宜兴紫砂文化的地理品牌与变迁[J]. *地理科学*, 2011, **31**(10): 1166-1171.
- [26] 杜芳娟, 陈晓亮, 朱 屹. 民族文化重构实践中的身份与地方认同——仡佬族祭祖活动案例[J]. *地理科学*, 2011, **31**(12): 1512-1517.
- [27] 朱 屹, 钱俊希, 吕旭萍.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2, **32**(1): 18-24.
- [28] 刘 博, 朱 屹, 袁振杰. 传统节庆在地方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以广州“迎春花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12): 2197-2208.
- [29] Bale J. *Sports geography*[M]. New York: E and F N Spon, 1989.
- [30] 朱凌飞, 孙信茹. 都市中的“媒介仪式”——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媒介传播研究[C]//张国良. *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 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2003 中国传播学论坛暨 CAC/CCA 中华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上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166-173.
- [31] 周云水. 一个客家村落的民间信仰和文化认同——赣南北部石城客家宗教仪式的人类学探讨[J]. *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8, **26**(5): 5-10.
- [32] 胡全柱. 现代奥运会的人类学解读——维克多·特纳仪式理论的应用[J]. *前沿*, 2009, (1): 139-141.
- [33] 薛艺兵. 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下)[J].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2003, (3): 39-48.
- [44] 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M]. 黄剑波,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76-85.
- [35] Falassi A. Festival: definition and morphology[C]//Falassi A. *Time out of time: essay on the festival*.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87: 1-12.
- [36] 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韩 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13.
- [37] 丹尼尔·戴扬, 伊莱休·卡茨. 媒介事件: 历史的现场直播[C]//麻争旗, 译.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11.

Impact of 2010 Asia Games Opening Ceremony on Cultural Identity of Residents in Guangzhou: Perspective on Events and Ritual Theory

LUO Qiu-ju^{1,2}, LIN Tong^{1,2}

(1.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2. Center for Tourism Planning & Research,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75, China)

Abstract: While the issue of cultural identity is highligh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re is still lacking particular research on sports events' impacts on cultural identity. Thu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ocio-cultural impacts in order to utilize more fully of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sports events. 2010 Asia Games opening ceremony in Guangzhou is not only part of the sports event, but also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event. The article, through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described the Lingnan Culture in Guangzhou Asian Games opening ceremony and interpreted the cultural symbols in i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remony and the culture of the host city was discussed by analyzing the attitude of local residents to the event with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Possible changing tendency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also discussed. By expounding event as a liminal phase, event as cultural performance, event as a connec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ity, event as a booster of local awareness, how the cultural identity would be was revealed in the context of events that represented by the Asian Games opening ceremony in this article. It indicates that: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ents and cultural identity is reflected on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cultural identity. Ontological identity is showed in the emotions that aroused by events. Events also offer a way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al symbol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integrate with the stimulation of events; 2) the participation of local peop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eding of culture identity affected by the event. The stimulations generated by the event can be lasting and finally affects cultural identity only when the people turn the provisory emotion into a more positively thought and cognition. Meanwhile, we also need to identify how events influent cultural identity on a long time scale and attention also should be paid to the post-event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Key words: sport events; 2010 Asia Games in Guangzhou; opening ceremony; cultural identity; ritual theory